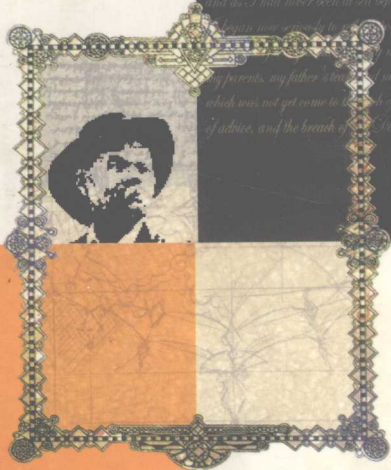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Kentzners; but by the usual corruption of words in England, we are now called, may we call ourselves, and writer, Anne Cruse, and so my companions always called me.
I had two elder brothers, one of which was lieutenant colonel in an English regiment of foot in Flanders, formerly commanded by the famous Colt, Lookhart, and was killed at the battle near Dunkirk against the Spaniards what became of my second Brother I never knew any more than father or mother did know what was become of me.
On the first of September 1631, I went on board a Ship bound for London; never any young adventurer's misfortunes, I believe, began sooner, we continued longer than mine. The ship was no sooner gotten out of the Harbour, but the wind began to blow, and the winds to rise in a most frightful manner, and as I had never been at sea before, I was most inexpressibly sick in body, and terrified in my mind; I began now seriously to repent of what I had done, and how justly I was overtaken by the judgment of my father's house, and abandoning my duty, all the good counsel of my parents, my father's advice, and my mother's entreaties, came now fresh into my mind, and my conscience, which was not yet come to the full of hardness, to which it has been since, reproached me with the contrary of advice, and the breach of my Duty to God and my father.



高尔基/著 曾冲明/译

高尔基三部曲

[在人间]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长征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高尔基/著 曾冲明/译

■ 高尔基三部曲 ■
[在人间]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常 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人间/(苏)高尔基著;曾冲明译.—北京:长征出版社,2005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ISBN 7-80204-088-4

I.在... II.①高...②曾... III.长篇小说-苏联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2934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润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3.25印张

351千字 印数:1-2000册

定价:26.00元

ISBN 7-80204-088-4/I·276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本社特约部分著名的外语专家和翻译家，对世界文学名著进行认真的重译。考虑到他们退休赋闲、体弱多病等具体条件，我们与他们预先签订合同，但不规定交稿期限。只要质量确实胜过原有译本，或相当原有译本但具有特色，即可采纳。欢迎更多的专家名流和我们约稿。

世界文豪高尔基的传世名著“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作为一部真人真事、真名真姓、自我传记式的长篇小说，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同时深刻地反映了俄国当时的黑暗现实，字里行间充满着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爱憎观和正义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传世佳品，强烈地感染读者，动人心弦。这部经典作品，半个多世纪来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教育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目前，《童年》已被国家教育部推荐为中学生语文课外必读书之一；《在人间》无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毫无逊色，可以与《童年》媲美。

“三部曲”早就有名家翻译，近年来又出现多种版本。著名俄语专家与翻译家、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原长春外国语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曾冲明教授，根据1949年前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的单行本(莫斯科、列宁格勒)，在退休期间认真地加以重译。他精雕细刻，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为帮助广大青少年阅读欣赏，在每一章后面新添了导读性质的《译后随笔》，并就《在人间》写了书评性质的《译序》。

像《童年》一样，《在人间》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世界名著，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艺术珍品。



译 序

一部由众多优美散文组成的作品！

世界著名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享年六十八岁），原名阿列克谢，原姓彼什科夫。189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就是以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发表的。黑点前是名，后是姓，二者加在一起，其字面意义是“最大的痛苦”，作者也许有意借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六年后，他的两卷集《特写与短篇小说选》出版，以后英、法、德、西班牙等十余种的译文版相继问世，高尔基从此蜚声欧洲和世界文坛。

高尔基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作家和苏维埃文学的旗手。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他创作高峰时期的优秀代表作。《童年》1913年写成并发表，时年四十五；《在人间》1916年发表；《我的大学》1922年写成，1923年发表，时年五十四。所谓“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精力最旺盛、创作热情最高涨、人生感悟最深刻、思想修养最成熟。“三部曲”作为真人真事、真名真姓、自传式的长篇小说，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同时深刻地反映了俄国当时的黑暗现实，字里行间充满着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爱憎观和正义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文学珍品，强烈地感染读者，动人心弦。这部经典名著，半个多世纪来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教育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目前，《童年》已被国家教育部推荐为中学生语文课外必读书之一；《在人间》无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毫无逊色，可以与《童年》媲美。

像《童年》一样，《在人间》也是一部由众多优美散文组成的、真、善、美三位一体的文学珍品。

《在人间》写“我”从满十一岁到满十五岁这五年干活糊口、挣钱养家、挨打受气的“人间”生活。这五年，“我”相继在



鞋店、表舅家（当学徒）、轮船“善良号”、表舅处（当监工）、轮船“彼尔姆号”、圣像画坊、表舅处“学徒、干活、监工”。当中的辛酸和痛苦，可想而知。第四章写“我”随“狼外婆”一家去教堂的感受，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我的祷告诗（标题是译者加的）

在教堂里，我不做祷告——我不好意思在外婆的上帝面前，重复念外祖父那种气势汹汹的祷告词，反复唱那种哭声一般的圣歌。我确信外婆的上帝像我一样，不可能喜欢这些，而且这些东西已经印在书上，就是说，上帝也跟一切识字的人一样已经背会了。（外婆和外祖父各有自己的上帝。见《童年》第七章。译者注）

因此，在教堂里，当我心头压着某种甜丝丝的哀愁，或者当心里为过去一天的挨骂受气而难过，我就努力编造自己的祷告词。一想起自己悲伤的命运，祷告词就自然地、不费力地变成了诉苦：

我太寂寞了，上帝！
让我快快长大吧！
我实在受不了啦，
不如您把我掐死！
我学艺没有结果，
姨姥就像狼外婆，
她经常对我嚎叫，
我活得实在太糟！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自己做的许多“祷告诗”，儿童时代的这些作品，像一条条很深的伤痛刻在心上，一辈子也不能愈合。

总之，这是“我在人间”辛苦劳累、当牛作马、伤心难过、苦闷绝望的五年！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这也是“我”热爱读书、吸取知识、获得快乐、读书明理、奋发上进的五年！

这是“我”挨打受伤、挨骂受气、被人暗算、遭到污蔑的五年！

这也是“我”得到一些好人庇护、关心、同情、指点、帮助的五年！

这是“我”耳闻目睹各种丑恶现象、耳濡目染各种市侩习气的五年！

这也是“我”自尊自爱、抵制污染、免于堕落的五年！

《在人间》的第二十章、即最后一章这样总结“我”自己：

我身上活着两个人：一个人知道太多太多卑鄙龌龊的事，因此有些胆小怕事。这个人被可怕的世俗压得透不过气来，对生活、对人们开始抱不信任和怀疑态度，对一切人，也对自己只寄予无可奈何的怜悯。这个人梦想一种离群索居、静心读书的生活，成天想去修道院、森林里的看守小屋、铁路上的了望哨所、波斯或者在城边什么地方当一个更夫。总之，尽量少跟人接触，尽量离他们远些……

另一个人则受到正直、聪明的书籍的圣灵洗礼。这个人观察着可怕世俗的巨大力量，并且觉得这种力量能够轻易地拧掉他的头、用肮脏的脚踩塌他的心。可是他咬紧牙关，握紧拳头，顽强地抵抗，并且准备随时应付各种辩论和搏斗。这个人用行动来表示爱和同情，像法国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那样，三言两语就拔剑出鞘、投入战斗。

如果说，在《童年》里，“我”主要是从外婆那里接受到“爱的教育”；那么《在人间》，“我”主要是“受到正直、聪明的书籍的圣灵洗礼”。读书使“我”获得了知识，读书使“我”开拓了视野，读书使“我”获得了快乐，读书给了我希望，“使我精神振奋”。“这些书洗涤了我的心灵，洗去了贫穷艰辛的现实加在上面的污垢。”“我”越来越爱读书，“我”克服困难、想方设法读书，读书占去了“我”的全部“业余”时间。

《在人间》的二十章，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写到“读书”。



“我”和姑娘柳德米拉的“幽会”，就是在读小说中度过（第二章）；“我”在“善良号”轮船当洗碗工时，主要“工作”是给厨师斯穆雷“念书”，因此才受到他的保护和关爱（第五章）；也正因此，遭到其他人的嫉妒与不满，“我”的被解雇，除了有人诬告陷害，深刻的原因也与“念书”这事有关（第六章）；“我”第二次在“彼尔姆号”轮船上当洗碗工时，也常给大家念书、讲故事，因此又受到司炉雅科夫·舒莫夫的保护：后来“我”在画坊当学徒时，像以前两次在轮船上当洗完工一样，晚上给工匠们念书成了经常的工作，工匠们对“我”也另眼相看，“西塔诺夫待我友好——这多亏我抄的那一厚本诗”。“我”这时也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念书来提高工匠们的素质，小说还着重描写了“给工匠们念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的情景（第十四章）；第八章写“我”从单纯、文静、良善、聪明、美若天仙的“裁缝妻子手里借到了一本好书——法国作家蒙特潘的《巴黎的悲剧》”；第九章写“我”后来又从裁缝妻子那里借来了好几本法国小说，“现在我重又看大部头书了——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蒙特潘·扎孔纳、加博里奥、埃马尔、巴戈贝。我狼吞虎咽地、一本接一本地读着它们，心里很痛快。我觉得自己也参与书里那非凡的生活——这种生活激励着我，使我精神振奋。我自己制做的蜡油灯重又烟气腾腾，我通宵达旦地读，我的眼睛渐渐地看坏了”；第十章写“我”后来又常从“玛尔戈王后”那里借小说读，因此“我”读了普希金的史诗《鲁斯兰》、法国诗人贝朗瑞的《贝朗瑞诗歌集》，此外，“我已经读了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优秀的俄国叙事诗《在森林中》、令人拍案叫绝的《猎人笔记》、格列比翁卡和索罗古勃两人的几部作品，以及韦涅维季诺夫、奥陀耶夫斯基、丘特切夫的诗。这些书洗涤了我的心灵，洗去了贫穷艰辛的现实加在上面的污垢。我知道了什么是好书，懂得了我需要好书。由于这些书，我心里悄悄地形成了坚定的信念：我在世上并非孤身一人，所以不会走投无路！”十六章写“我”当“监工”时常从邻居那里借来了屠格涅夫的小说，“我喜欢屠格涅夫胜过许多俄国作家”；第十二章写到通晓圣像古本及宗教史的



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对我谈“读书”的看法；等等。

特别是第九章，几乎整个一章专门写“读书”。它指明了读书的目的、意义和方法，描写了“我”读书的热情和毅力，评价了一系列作品的，勾画了有关的人物：反对“我”读书的“狼外婆”和常常跟她吵嘴的媳妇，“我”常去租书的小书店老板、为“我”解释疑难的药剂师、为“我”拔出木刺的医生、小巧玲珑、美如天仙、书不离手的裁缝妻子。所有这些内容，自然地揉合在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中。夹叙夹议，侃侃道来，引人入胜，令人回味。但又可以分编成多篇精彩的散文。下面摘选其中一篇，可见一斑：

我的读书热情（标题是译者加的）

我劈柴时在柴棚里读，或者上阁楼里读——这些地方都一样不方便、一样冷。碰到有趣的书，或者需要赶紧读完，便半夜里起来点燃蜡烛。可是老主妇发现蜡烛每天夜里短了，从此便开始用小木片量蜡烛，再把小木片藏起来不让我找到。如果早上蜡烛短了一俄寸，或者我虽然找到了小木片，却没有将它按燃掉的蜡烛长度折短，那么厨房里便会响起叫骂声。有一次，维克多在床上愤怒地吼叫：

“妈，你别乱叫乱嚷了！真要命！确实他常点蜡烛，因为他常在小店铺租小书回来看，这我知道！你上他阁楼去瞧瞧……”

老婆子跑到阁楼，找到了一本什么书，就把它撕碎。

这当然使我伤心，但读书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了。

我感到庆幸的是：老婆子搬到婴儿室去睡了，因为保姆开始酗酒；维克多也不妨碍我，每当家里人睡了以后，他就悄悄穿好衣服，溜走了，直到天亮才回来。不过他们还是不给我灯，把蜡烛拿到卧室里去了，我又没有钱买蜡烛。于是，我偷偷地收集那些蜡台上的蜡油，倒进一个装过沙丁鱼的罐头盒里，再加上一点长明灯的油，用几根棉线拧成灯芯，每天晚上我便在壁炉上点起这盏油烟腾腾的灯。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当我翻阅《绘画评论》这部大部头书的每一页时，红色的火苗颤抖摇晃，好像就要熄灭了。灯芯每分钟都在朝着糊臭味很浓烈的蜡油下沉；油烟熏刺着我的眼睛。但这一切不便，都在看图片和读说明的愉快中消失了。

图片不断地开拓我的眼界。瞧，大地上点缀着童话般的城市、高耸的山峰和美丽的海滨，生活奇妙地展现了，大地更富于魅力，人口增加了，城市增多了，世界变得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现在，我眺望伏尔加河对岸的远方，知道那里并不是一片空旷，可是以前，我常常呆呆地望着伏尔加河对岸，心里感到特别无聊和寂寞：草地平躺在那儿，灌木丛像披着黑色的破衣烂衫，草地的尽头是一片犬牙交错、参差不齐的黑色森林，草地上面是混浊寒冷的灰蓝色天空，大地空旷而凄凉，我的心也空荡荡的，被一种淡淡的哀愁困扰着。我当时万念俱灰，百无聊赖，只想闭上眼睛。这凄凉的空虚不会给人任何希望，只能吮空你的整个心。

为了读书，“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但“我”乐此不疲，苦中求乐，坚持不懈，一个只断断续续上过两年学的“我”后来终于成了前苏联一位首屈一指的无产阶级大作家。读书对于高尔基的一生，真的是好处太多，关系太大了！青、少年读者们，我们不应该从中受到鼓舞，增强信心，更加勤奋、好学上进、刻苦读书吗？

客观冷静公平地说一句：外公和母亲从小就重视“我”的读书识字教育，功不可灭！虽然他们、特别是外祖父的教育方式很不好。译者不由得又浮现出病中的外公满身大汗地教“我”识字的情景。（见《童年》第五章）成年和老年的读者们，青、少年的家长们，即使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也应该从中受到启发、千方百计让孩子们多读点书吗？

《在人间》写了一些“有趣的”人物，是他（她）们或多或少地关心、帮助、保护过“我”。首先应该说是“我”的表舅、“我”的主人（老板）兼师傅；因为“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大约有三年半。“我”不幸遭到吝啬、冷漠、刻薄、多嘴、愚昧而又耍奸



■ ■ ● ■ ■

的“狼外婆”的虐待,但有幸得到这位善良、厚道、勤劳、朴实、通情达理、待人和气、出口成章、循循善诱的绘图师的照顾和帮助。是他多次把“我”从婆媳两人的冷嘲热讽、甚至吆喝打骂中解脱出来(第四章),是他信任“我”的手干净(即不偷),并且在“我”别无他法的苦恼时刻给了“我”钱去还长期拖欠小书店老板的租书钱(第九章),是他背地里雇“我”做他的监工(第十六章),是他后来把“我”当成可以倾诉内心苦闷的知心朋友(第二十章)。这些章节里可以摘选出许多篇精彩的散文。随手举两篇为例:

主人教“我”绘图线(标题是译者加的)

她们(指老婆子和少主妇。译者注)气冲冲地走开后,主人严厉地对我说:

“你瞧,小鬼,因为你闹成什么样子?我真要把你送回你外公那儿,你又得去捡破烂了!”

我忍不住心头的委屈,对他说:

“捡破烂也比在这儿强!收我做学徒,可你教我什么了?成天倒脏水,干脏活儿……”

主人抓住我的头发,但抓得不疼,故意没使劲儿,他望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可是你也太犟了!小兄弟,这可不行,绝对不行……”

我想,我准会被撵走的。可是过了一天,他抱着一卷厚纸,还有一只铅笔、一个三角板、一根规尺,进了厨房。(真是个好人!译者注)

“你磨完菜刀以后,画好这个!”

一张纸上,画着一个两层楼的正面图,这楼有许多窗子和雕塑图案。

“给你圆规!你要量好所有的线,图纸上,在线的两头打上点,然后照着规尺,用铅笔把两个点连起来。先画横线——这叫作水平线,后是竖线——这叫做垂直线。好,开始画吧!”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我很高兴能干这种干净活儿，而且是开始学绘图，但我望着纸和这些工具，什么也不懂，心里感到既神圣，又害怕。

但我还是马上洗了手，坐下来学绘图了。我把纸上所有的水平线画出来，检查了一遍，很不错！虽然多画了三条。然后我把所有的垂直线画出来。可是一瞧，我吃惊了：房子的正面全都走了样，几个窗户画过了头，占了墙壁的位置，还有一个窗户画到了墙外的空中，跟房子并排地吊在那儿。大门廊也画得跟二楼一样高，门窗上方的屋檐画到屋顶中间，天窗画在烟囱上。

我久久地望着这些无法挽救的创作，差点儿没有流出眼泪来。我努力想弄明白怎么搞成了这样，但弄不明白，便决定凭想象来修改。给房子正面的屋脊和门窗上方的所有屋檐上画了一只乌鸦、一只鸽子、几只麻雀；一个窗户前的地上，画了一些罗圈腿的人，打着伞，但没有完全遮盖住他们的瘸腿。然后又在改的这些地方打上一条条斜线，就这样把作业送到师傅那里。（“我”聪明、调皮的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译者注）

他高高地扬起眉毛，拍拍头发，不高兴地问：

“这到底是什么呀？”

“天正在下雨，”我给他解释。“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是斜的，因为雨本身总是斜的。鸟儿——这儿都是鸟儿，都躲在门窗上方的屋檐上。下雨时都这样。这儿是人们正往家里跑，这个太太跌倒了，这个人是卖柠檬的……”

“多谢阁下！”主人说完，哈哈大笑，他的头伏在桌上，头发在纸上扫来扫去。接着便嚷道：“哎呀，真该打烂你的屁股，小畜生！”

少主妇摇着小水桶般的肚子走来了，看了一下儿我的作品，对丈夫说：

“你狠狠揍他！”（这个挺着大肚子的少主妇呀！后来生了一对双胞胎。译者注）

可是主人和气地说：

“不要紧，我自己开始学的时候，也好不了多少……”

他用红铅笔在房子正面坏的地方作了记号，然后给了我—



些纸。

“再来一次!直到画好为止……”

主人给了我钱还债(标题是译者加的)

我想尽一切办法看书。老婆子有几次烧掉了我的书。不久我就欠了店老板四十七戈比这么一大笔债!他向我要钱,并且威吓我:我以后去他店铺买东西时,他要扣下我主人家的钱来抵债。

“那时候看你怎么办?”他嘲笑地问我。

我实在很讨厌他。他大概知道这点,所以总以各种威吓来折磨我,并且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神情:当我走进店门,他那布满斑痕的脸也喜笑颜开了,他温情体贴地问:

“欠的钱拿来了吗?”

“没有。”

回答使他吃惊,他沉下脸来:

“这怎么行!要送法院查抄你吗?送你进劳教所吗?”

我没有地方弄到钱——我的工钱是主人直接交给外祖父。我慌了,不知道怎么办。我求他晚一点儿要债,老板却伸出像大饼一样胖胖的、油乎乎的手背,回答说:

“你亲一亲它——我就晚一点儿要!”

可是当我从柜台上抓起秤砣,向他扬去时,他往下一蹲,喊道:“干吗?你要干什么?我是说着玩的!”

我知道他不是说着玩的,我决定偷钱来还这笔债。每天早上我给主人刷衣服,他裤兜里常常有硬币锵锵地响,有时候蹦出来,在地板上滚。有一天,一枚硬币掉进地板缝,滚到楼梯下面的柴棚里去了。我忘了把这事告诉主人,几天后我才想起来,在柴堆里找到这个二十戈比的银币。我把它交给了主人,他妻子却对他说:

“你现在看见了吗?衣服兜里放钱的时候,应该数一数。”

可是主人笑眯眯地对我说:(对比中更突出丈夫的和善。译者注)



“他不会偷——我知道!”(这“信任的微笑”多么重要啊!译者注)

现在,我决心偷钱,可是想起了他这句话和他信任的微笑,就觉得多么难以下手。好几次从兜里掏出了银币数了又数,但还是不敢偷。这件事我苦恼了两三天,但没想到后来竟解决得这样迅速和简单!那一天主人突然问我:

“你怎么了?彼什科夫,这样无精打采的,身体不舒服吗?”
我坦白地把自己的烦恼全都对他说了,他皱起了眉头。

“你瞧,这些小书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读这些东西,早晚会出现乱子的……”

他给了我五十戈比,严厉地嘱咐我说:

“千万别对我妻子和我妈说漏了嘴——那会闹翻天的!”
(他总要背着妻子和母亲对“我”好。译者注)

接着,他和善地笑着说:

“你真倔,着了魔了!不要紧,这样好。可是这些小书不要读了!从新年起,我订一份好报纸,那时你再读吧……”(多好的人啊!译者注)

其次是“我”的继父。虽然只是在第十六章才写到“我”和继父的久别重逢后的长期相处(小说虽未指明有多久),但用了相当大的篇幅。特别是对继父的死,作者既带着真诚和亲情,又有冷静和理智,写了如下一段话,从中也可见继父对“我”的影响之深:

这个人就坐在身边,滚烫的膝盖挨着我,他在沉思。他按照自己对人的看法,信心十足地把人分成类,他谈论一切,像一个有权审判一切的法官。他身上有一种我需要的东西,或者说,一种能把我不需要的东西排挤掉的力量。他是一个复杂奇怪的人物,满脑袋装着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思想。不管我对他的看法怎样,他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在我身上的某部分活着:我想起他,他的灵魂就映在我的心上。明天他就要消失,完全消失,连



同他脑里或心里隐藏着的一切，连同我似乎能够从他漂亮的眼睛里看到的一切。他一消失，将我和世界联系着的一根活的线索也就中断了，留下的是回忆，然而回忆全部留在我心中，永远受到局限，也不变化。而那活的、变化着的东西，将离我而去……（回想起《童年》里写的继父脚踢母亲、“我”用水果刀刺向继父那痛苦的场面，“我”的感情是复杂的。译者注）

但非亲非故的外人中，“善良号”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和“彼尔姆号”轮船上当司炉的雅科夫·舒莫夫对“我”的影响和帮助算是最大的。这两个力大如牛、又有主见的师傅成了“我”在船上的保护人，虽然“我”在船上的时间不长（“我”在“善良号”轮船上四个月，在“彼尔姆号”轮船上可能还短很多）。特别是厨师斯穆雷对我的读书，影响很大。“我”与这两个师傅的告别写得很精彩。第六章写：由于谢尔盖的陷害，“我”被解除了工作，只好领了生平第一次最多的工钱八卢布，“可耻地”离开了打工洗碗的轮船，也伤心地离开了“我”敬爱的、十分感激、终身难忘、以后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的厨师斯穆雷。小说这样描写那一幕令人辛酸的告别场面：

斯穆雷跟我告别时，忧愁满面地说：

“也罢……往后可要加倍小心呀，懂了吗？马虎大意是不行的……”

他把一个嵌珠的花荷包塞到我手里。

“这个送给你！这手工好，是我的干女儿给我刺绣的……再见吧！要多读书——这是最要紧的！”他把我拉到腋下，稍微抱起来吻了吻，再把我稳稳地放到码头的踏板上。我很难过——为他也为自己。望着他那高大、沉重、孤单的身影，推开拥挤的装卸工人，回轮船上去了，这时我差一点儿没有放声大哭……

以后，像他这样善良、孤独、愤世嫉俗的人，我何曾遇到几个！……



这是写“我”在“善良号”当洗碗工四个月后被解雇离开厨师斯穆雷；而第十一章写司炉雅科夫神秘地下船离开我。两次告别，“我”都有依依难舍之感，但对斯穆雷的崇拜和感情，远非雅科夫可比。比较“我”与雅科夫的告别：

雅科夫·舒莫夫像熊一样一步一步地左右摇摆着身子走了，在我心里留下了沉重和复杂的感情：我可怜司炉，又觉得他可气；回忆起来还有几分羡慕；但想到他去了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又替他担心害怕。

雅科夫·舒莫夫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像《童年》一样，《在人间》也是语言洗练，形象生动，人物语言口语化、个性化，非常适合人物的口吻；抒情状物，言简意赅、画龙点睛；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结构严谨，构思精巧，冷峻、凝重的笔下飘逸着幽默和风趣，压抑、悲伤的气氛里透露出力量和希望。《在人间》每章都写得十分精彩。每章也都可以摘选出不止一篇的优美散文。《在人间》也是由至少几十篇优美散文组成的，也可以比拟为一串珍珠项链，而每一篇散文就是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作为真人真事、真名真姓的自传式小说，《在人间》也没有什么惊险的情节，但却有令读者惊喜的场面。“我”和厨师斯穆雷的初次见面，就写得十分精彩，饶有趣味。

“我”和斯穆雷的初次见面

（选自第五章，标题是译者加的）

他（指食堂管事，他是厨师的顶头上司。译者注）把我领到后舱。小桌子旁边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厨师，身穿白色短褂，头戴白色圆帽，一边喝着茶，一边抽着粗大的烟卷。食堂管事把我向他身边一推：

“给你一个洗碗的。”

他说完就走了。厨师鼻子里哼了一声，翘起两边的黑胡子，



对着管事的背说：

“你只图便宜，什么样的鬼都雇……”

他气冲冲地抬起黑发剪得很短的大脑袋，瞪着黑眼珠，伸长脖子板起脸，大声喝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很不喜欢这个人。虽然他穿戴一身白，仍然显得很脏，他的手指长着猪鬃似的长毛，大耳朵里也露出发毛。

“我想吃。”我对他说。（显然“我”是有意“答非所问”，但也并非“牛头不对马嘴”。“我想吃”，意思是说：“我是干活儿吃饭的”。厨师马上听懂了“我”的意思，看来他感到了“我”的聪明，也欣赏“我”的倔强性格。译者注）

他眨巴了一下眼皮，凶狠的面孔突然变成笑哈哈的样子：厚厚的红腮帮子直隆起到耳根，暴露出粗大的马牙；嘴边的胡子软软地垂下来，他变得像一个和善的胖女人。

他把自己杯子里的茶哗啦啦倒在船舱外，然后倒进了一杯新的，又把整整一个法国面包和一大截香肠推到我面前，说：“吃吧！你有没有爹妈？会不会偷？唔，别害怕，这里的人都是小偷，他们能把你教会的！”（“偷”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书中常常写到。译者注）

这个身材魁梧、力大如牛、黑眼珠、黑胡子、黑短发、身穿白色短褂、头戴白色圆帽、有思想、有见解、虽不识字，但喜欢书的厨师，从此就成了“我”在船上的保护神和教育者，成了“我”的师长和朋友。就是在他的引导、保护、关爱下，当然主要还是由于他爱听“我”念书，“我”开始读了大量的书、特别是文学作品。“我”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养成读书的习惯而被人称做“书迷”的。

厨师斯穆雷在“我”的心目中是劫富济贫的“强盗”，“我”自己就想当这样的“强盗”（第四章）。而厨师斯穆雷，确实是一位粗中有细的张飞式人物。他也会用“答非所问”的巧妙办法，从读书做人的高度回答了“我”的问题：